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目錄 內編

敦睦

往行

于謙　李崙　李紀

南逢吉　景暘　李喬

吳尚儉　趙用賢　潘鎰

孫泰

親故

前言

葉盛　崔銑　何孟春二則

往行

李潤南　宋瑛　楊士奇

談倫　謝封君　顧福

鄧襄武　劉采　凌昆

劉應節　陸胥峯　馮汝弼

郭宗臯　顧從禮　林春

俞寅山　于穀峯　查道

西園聞見錄卷之五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敦睦

前言

宋公濂曰陽都之山甚深羣熊聚焉熊性惡血偶度絕壑棘脅血見濡縷熊亟爪之血愈滋爪之不已膚成坎血源源如泉湧熊不能禁剜出其膚而血弗息竟攫腎腸以死嗚呼宗族一體也自相殘者可以省矣

方公孝孺曰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萃于一者治道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故一之所在智者無所措其謀辨者無所措其説勇者無所用其力如裘之領如網之綱如髮之握如輻之轂之如馬之有轡如牛之有紖屈伸作止惟上之所令而民不能參以私先王之民非甚異於後世也其好義而易使從化而畏法寧死於飢寒而不忍爲亂者豈碪斧鉞所能

禁哉教之以其所固有故其向善也安令之以其所易知故其趨化也亟當是之時同閈接畝之人猶相親睦信順而大小宗法行乎宗族之間爲百世之宗者百世宗之爲五世之宗者五世宗之宗其身則守其訓有所猷爲皆受命于宗子而悍戾爭鬬之風無自而起苟非大奸慝詐不可教令則安有不善者乎故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爲治之具旣美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顧治之主王佐之臣迭興于世而卒不足幾乎古豈民性之不可化也其具之廢已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略而務近功區區補弊苴漏而未及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愈散奚獨民之罪君亦與有責焉吾嘗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吾族人而族不可徒化也則爲譜以明本之一爲始遷祖之祠以繫族人之心今夫散處于廬爲千爲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弱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于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枝也而心爲之頻貌爲之悴口爲之呻手爲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爲十百也何忍自

相殘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爲不合乎一而相視如塗之人乎故爲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一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者而補助之其羸則以爲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產子者嫁娶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贈遺立曲禮一人以有文者爲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爲之以相族人之凡後世擇子姪一人爲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羸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悌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情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沒則告于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

方孝孺廣睦篇曰人之親疏有恆理而無恆情自同祖推而至無服又至於同姓愛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于天而不可易然有親而若疏者有疏而若親者常情變於所習也閱歲時而不相見則同姓如路人此廬舍同勞逸酒食之會不絕則交遊之人如兄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

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不能免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爲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離恐其以不接而疎疎而不相恤也故爲之祭酺之法使之燕樂飲食以洽其懽忻慈愛之情恐其狥於利而不知道也肅之以鄉射讀法使之祗敬戒愼而不至於怠肆祭而酺所以爲樂也讀法所以爲禮也約民於禮樂而親者愈親疎者相睦此先王所以爲盛也哉舉而行之天下今未見其不可也然非士之職也故欲自族而行之鄉而爲之制具制曰宗族歲爲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羞果惟所有而不必侈也酒以七行九行爲節也位以長幼尊卑爲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上也苟長矣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爲孝悌忠信而勿褻也勿譁也勿謾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爲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旣飲揖請嚼旣嚼揖請殽饍二人歌詩其詩則蓼莪棠棣葛藟東門唐之杕杜谷風雅之黃鳥之類貴其能感人而敎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立

二人講說嘉言古之人及乎教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說也執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相比行則武相御舉爵飲醻食羞皆從長者畢則闔族揖辭而退少者送長者至家然後返歲爲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矣宜有慶矣是日昧爽舉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門祝啓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奠酒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別堂次長者率羣昆弟子姪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曲禮以譜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衆坐衆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族善之位善之多者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曲禮翼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爲善如嗜飲酒去惡如去毒螫慎思哉勿墜爾先祖之祀衆拱而聽皆俛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還于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

如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耳

又與友人書曰太史公嘗爲僕言鄭氏初合食甚久而元之中世有曰卿者勇於適義於人言無不立行其心所嚮萬夫莫能回之以故其所爲事故多數百年士大夫家所未能行者卒能大合其宗暴其聲光赫然揚于天下聞於後世國史之法王公之貴苟無足稱皆擯而不錄而鄭氏以布衣參名其籍于今三朝果何以致此哉勇於爲善而知輕重之分故耳

李公東陽再與闔族書曰近者家門之禍哀慟不可言已有書奉告矣嘉表來承厚饋且分田百畝以相贍給非骨肉至情何以及此但聞古人有分田以贍族者未聞以出田以供仕者某自登第以來幾四十年不能一贍宗族而顧辱此饋事之倒行而逆施者莫甚於此吾豈可恬然受之哉所有契本輙欲封還而嘉表以爲身受伯叔之命無辭以自執不肯從姑留一本以俟後便即當寄去也又與韓方伯書曰遠辱手翰已曾具簡奉復茲不喋喋茶陵寒族諸兄弟共出田百畝以給官中

之費具告本州請給印信契本送京備照雖若義舉然僕思之古人有分俸置田以贍宗族者未有仕宦之人資宗族以爲贍養者事之倒行逆施莫此爲甚已力辭之而來人執不肯聽委之而去今另封寄回恐遠不能致特以告諸執事煩於公使中發至本州轉付寒族收領庶見白不至沉滯

張公時徹曰士蔿以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偪謀去羣公子乃與羣公子謀使譖富子其一公子謂羣公子曰不可詐慝鬼蜮何可信也宗族骨肉何疎也信鬼蜮不智疏骨肉不仁智仁不足禍患將至杕杜之風角弓之稚乃所知者不暇瀆告敢以細事開于左右曲沃之粤有神叢叢大木也蔦與女蘿附焉神患蔦蘿之滋蔓也欲去之乃謂蔦蘿古人有言曰大木之下無美草傷於陰之多也今木之幹且數圍而爾之蔓不滿寸則其枝葉實爾敵也蔦與蘿亦自見其蔓不如木之碩也疾之見夢于里人曰祥非神之爲惟木之怪里人遂伐木木之既伐蔦蘿莫附是以亦瘁富子者大木也吾儕者爲蔦蘿也豈可去哉富子苟去我亦

何所利焉羣公子不聽遂譖富子而去之士蔿又與之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其一公子又曰不可人之爲寢其中列楹其四何復列楹以相友輔也撼其一楹棟必撓去其一楹寢必墮知是寢之所恃固在楹之衆矣我之有族猶人之有寢也而吾與游氏楹之謂也昔者之譖富子一楹去矣去其一也且懼壓焉況可再乎而又欲殺二子將吾族之不支豈惟二子而不改圖可乎羣公子不聽遂殺二子旣士蔿使盡殺游氏之族其一公子又曰不可耳目手足之與身一體也目視耳聽患生故能知手捍足防難至故能避此身之所由全也若四者亡焉吾所謂絕物也何能爲哉身之全者鮮矣今譬之一體游氏之族在吾族之手足耳目也富子之去而吾手亡矣二子之沒而吾足亡矣今又欲合其族而盡殺之是幷吾耳目亡矣游族亡吾族必從之盍釋之以圖存乎不然悔無及矣羣公子不聽遂盡殺游氏之族士蔿乃城聚而處羣公子獻公果圖聚盡殺羣公子君子曰強宗翰也同姓城也其可自壞之乎故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羣公子綴不

是思一人托物而致意三焉言切而利害昭矣亦易悟也哉而終不聽以及於難羣公子所謂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

又曰齊人有薄其骨肉而爭錐刀之利者乃紹介賓賂走千里而交於貴游卿相安丘生曰子過矣夫小者不親不敢圖大近者不親不敢言遠聖人之訓也故池井近也而居者取汲焉山林之遠也而爨者取薪焉蓋隨手而得者也今有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多矣子之溺也而假手於越人越人雖善泅子必不生矣何則勢無及矣子如欲藉人以自庇也盍改圖焉

徐文靖公與祖叔仲學書曰早年曾議置義田以贍宗族後因兄弟分居不果區區以念今日幸做天官俸祿比前頗增乃議將先公割與區區供給田二百畝并續得銀肆百兩與舍弟商販覓得少息將來置買田地二三百畝共作義田不意舍弟物故前銀亦無下落以致此事久不能成昨三兒來另作區處委他經理冀可以終其事且寒族自來甚大如梅林唐頭屯田長岡諸宅皆出一本先祖存日俱以往來後至子

孫蕃衍日漸疏遠竟莫知所從來況舊日家譜先祖攜往瓊州遺失無存今欲重加修續必得人徧請諸族訪求遺事奈諸子弟中竟無一可委者反復思之惟賢弟周詳愼密深知吾意足優爲之書至煩假數日之暇幸甚

又與三祖叔書曰前歲二弟上京特爲置義田一事其意旣成不意彼至家遘疾竟賫志以沒今汝重念此事出於先尚書府君及諸兄之意冒暑遠來復申前議終欲成此美事足見汝孝義之行吾心甚悅其田足初定八百畝已於小旻等處撥下五百餘畝復當再置二百餘畝以足其數汝歸且與吾二三兒元相行之先取佃戶舊帖俱改作義字號以免後日移動之弊其租除完官外暫將祠堂前宰牲房二三間收貯其給散族人以備荒歉之歲者再當斟酌多寡與汝行之此事乃范文正公之所嘗行吾德不及古人本不敢依倣但先志不可墜而周族所當邺姑盡吾力之所能而已子孫敢有愚頑沮壞其事者當以不孝論他日必須申達官府嚴加禁約庶可行之久遠也因書此遺汝並二三兒知

之汝宜謹守勿悞弘治六年閏五月十五日

徐公階曰自張公藝以百忍對高宗世遂謂睦族之道無如忍者然不務杜仇嫌之萌而徒事含忍久之到忍不處去必爭而離故須是兄弟長幼以禮義相先不相侵侮不相欺慢家庭之間雍雍肅肅無事可忍乃能久得易曰亨者家之會利者義之和今兄弟同居不可不知此也

劉公仕義曰趙子庸言國有二尊則爭家有二爭則道之而不能行故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父母之命能行於其子不能行其兄弟之子兄誨不及弟弟誨不及兄古者一命之士必異宮全其尊所以行齊家之道也予謂家庭之間以恩勝族聚衆多勢易至於亂陳競七百口同居張公藝九世同居古今以爲美談蓋亦可謂能同矣然匪同之貴同而能異之貴同而能異難矣哉嘗讀易而有感焉易上經無有言悔亡下經悔亡十有九朱子本義於諸悔亡必原其有悔之故而後推其所以得亡其悔之由至家人初九則否程伊川易傳曰初九不云無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噫聖人見微而察隱憂深而言切程

子發其蘊矣本義顧微言之者豈非慮人之一於異而遂莫之同也歟

然則趙子之言是一亦道也

馮公琦曰婦人女子難以理喻不癡不聾不作家翁故當以不聞不較處之赤心血誠以感動之耳彼能感動吾復何求彼猶忤乖彌見盛德

凡處親愛而敦睦甚易處乖忤而敦睦甚難忍人所不能忍處人所不能處此自大丈夫事也自古家族離心皆由僕婢傳語兩喜溢美兩怒溢惡飾少爲多積微成巨諸如此輩皆當遠之至於乘機竊盜理所必有或以私費或以封藏勢難盡得操之太急彼將不堪播弄是非更成釁隙付之無可奈何者也

張公居正曰自漢以來取士悉重閥閱士大夫推本世系皆假借前代托附名家以自表異龍門系出重黎蘭臺遠宗於菟諸如此類不可殫記至我國家立賢無方惟才是用採靈茵於糞壤拔姬姜於顦頓王謝子弟或雜在庸流而韋布閭巷之士化爲望族昔之侈盛競爽者溺於今之世矣夫隆替靡常而澤施有限歷觀前代侯王之士之君及卿大

夫所以爲子孫計慮深遠者豈不欲固其本根期世世弗替哉然或數十世或一再傳而存者什一而已彼其先世之澤及身而已渟者已漓而不思茂德以醞釀厚者已薄而不知返薄以歸厚如是卽世家鼎族亦烏有弗替者乎故君子埀世作則不在族之煩徵而視其德意之涼厚不在貽之肥瘠而卜其規模之恢隘序之譜牒以治其昭穆爲之禮節以聯其屬姓敎之敦厚示之省約以振其風靡斯寖隆寖昌寖流寖長之道者也

徐公顯卿與周開甫書曰不肖自蘇之長洲移籍於常之宜興止於一人之身乃總戶徐鳳名下九丁之一丁也今捐二十年所積俸薪及每歲講筵賞賚者共千金遣小价尤奎齎至臺下伏候憲牌行本府或本縣拘二十四都附二圖粮塘里老就中擇資殷實者着令同家兄生員徐元瀛徐本仁等買置良田約有六百畝以三百畝作役田助本圖粮役求免徐氏子孫差役之累以三百作義田助本宗貧乏而役田領于粮塘之殷實者義田領于本宗徐元瀛各集衆議設久長之策傳之永

久乃令刻石垂文不肖積心有年而今日毅然行之者恃有二位老公祖在也臨楮無任惓切

又義田家訓曰顯卿仕二十年未嘗買田贍族義田三百畝後人富當益置貧不得鬻其所入周急不繼富大約有百畝之田中人之產則衣食之費不得取義田之入有千畝之田千金之產雖婚喪大事不得取義田之入其所入米不得易以銀錢散其入以給族之赤貧者不甚貧而甚老者有疾者及一切可矜者之衣食貯其二以治貧者之大事其出入推族長之賢一人主之二人副之主者無吝出不貧者無妄覬歲置大薄記注入米總數出米細數播告合族咸知

又役田家訓曰顯卿仕宦例當免役而置役田者非爲身計顯卿旣買田陽羨占籍而置長洲役田者非爲吾身之子孫計也大都爲宗族計爲宗族之子孫計自今之宗族子孫不當免役者以此免役當免役者可念閭里受役嗚呼非敢自謂厚也欲使後人推廣此意益務忠厚贍宗族以及閭里庶幾吾族可大可永也

葉向高曰先王綱紀人羣昭明法誡家庭兄弟之間極其致意往往著之聲歌悲惻懇惻令人反覆咏嘆而動其良心蓋其盛也有行葦之恩其衰也有角弓之怨其盛而變也有棠棣之懷其反而復盛也有斯干之雅盛則文昭武穆麟趾螽斯濟濟繩繩相與固維城之基衰且至于同姓諸國干戈日尋自削磐石之宗而周隨以盡蓋逆順得失之林遼邈如此然總其致于兩言曰相好毋相猶今跡其相好大端不過在于飲食籩豆燕饗會聚與夫妻孥翕合之私而原所以相猶亦徒以乾餱細過疎遠隔絕日以生嫌其起端甚微而關係甚大此蓋姬公建國治家法度具于周官而深情苦心所不能載故詳發其旨於詩以深垂其戒于後用意精密故其子孫雖陵替之餘苟有興者猶能追尋其義以動其本枝之想丁寧告戒于作室之日而卽以此爲續祖之大猷蓋源流遠矣故曰太和在成周宇宙和生于好好生于無猶近而家遠而天下微乎微乎興衰之劵未有不徵斯者也而近世此義不明亂本日滋而張氏以匹夫九世聚族考其時代與六朝終始直至于唐中更變亂

不少衰即有土侯王尚不能保其世而張氏乃得以世其居可不謂相好之徵而詩教遠哉

往行

太祖召浦江鄭濟至京嘉嘆其家法厚賜遣還高后曰他食指千餘人欲爲陛下事何所不能太祖隨復召問汝家十世同居何以得此濟奏曰惟不聽婦言耳太祖大笑遣還

何應親南陵人涉獵經史膂力絕人國初屢有奇功從徐達北定中原后征西卒于途子時中聚族同居凡九世

蕭翀字鵬舉西昌人洪武元年以賢良徵謁見應制賦指佞草授蘇州府同知歷官山東鹽運使公早孤季父自成長育之時有詔廣京師城下郡縣民陶甄送京師役大且久奸民滋爲弊遣御史廉治之奸者更蔓引素異己者是時縣簡自成長千夫公往代役既爲奸者所引被收自成走詣御史言縣實命我長千夫非姪也我當坐公曰躬任役者我也叔不與我當坐御史驗籍名竟坐自成謫屯滁州公號泣送自成即

趣歸盡傾其貲財往助之自成後得還四明烏斯道作駢義傳著其事自成沒公與弟鵬起從弟鵬翔鵬漢同居相親愛怡怡諸弟亦皆敬事公惟公言是聽肅然不敢出一語涉不義劉先生著五荊傳以美之章三益先世有墓祠曰標慶菴公起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供祀事而定祭享之禮令子孫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患其子孫無所於學則創龍淵義塾延師以教之患其死者無所塟則以玉峯西崗爲義阡聽其埋瘞焉

曾公鶴齡事親孝於家極雍穆訓育其兄遺孤子庠自睟至有室卒成偉器致有弋陽司訓之薦嫁庠女兄弟二人如己女寡姨孤甥無不席其庇嘗分上賜金買田以給先祀積俸餘以周族人之貧者親故均蒙其惠劉球撰行狀

楊文敏外艱歸既襄事乃料檢鄉黨平日有假貸弗能償者悉焚其券族人有喪不能舉者悉塟之孤弱不能自存者悉收養嫁娶之有因產業致爭者割己業畀之詔奪情起復宗戚鄉鄰送行者咸埀涕云

楊公士奇當宣廟初上旣襲執漢王高煦車駕將還京師尚書陳山迎謁言於上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謂宜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上頷之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勑旨以何爲辭榮厲聲曰汝可阻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繫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卽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謂榮及義原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可無虞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矣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溥曰吾二人請見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門者不納不得入義乃以士奇言白上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義原吉不復召士奇及溥上至京始思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是親當

思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駙馬袁容及廣平侯劉觀齎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始息

呂文懿宗族中有困乏者必推所有以賙之遇人之危殆者濟之惟恐不及歲時賞賚奉母之餘輒分遺宗族鄉黨而自奉甚薄

劉文介天性孝友初二親垂白在堂伯兄丞世仲兄優游文苑罔惟公綜理家務雖公私多故而二親安公之養閒居教子弟務成其才族人數千凡死者葬喪貧者成其配寡弱者扶之得所鄉人有貸者悉焚其券營墓范文正之為人立義倉於先祠之左貯粟以周其乏且自為記以見志

楊文懿凡有賜賚必奉親及施與族衆及親沒而朝廷恩眷日隆至給三俸恆以親不逮養為歉乃請以少傅俸於鄉邑給受以供祭祀及周恤親族故舊之貧者詔允之

劉忠宣公致政於始祖塋次作敦本堂歲舉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爲家規誦于燕所訓之族人貧不能存死不能葬長而不能嫁娶者皆有賙恤值歲祲舉族阻飢因鬻玉帶買穀賑之常欲效范文正置義田以無資未就

陳恭愍倣范文正公置田一百四十畝以充祀先週族之用號思遠莊及卒後族人以公無餘資舉田還公子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以行義也戴取而私之獨無愧乎况治命又嘗俾勿廢此人謂公有子

謝文肅鐸先世遺有常稔年田若干畝先生議供祠墓祿稍羸卽別買田代之分給弟姪又置田儲租供家塾建方石書院賙宗黨治喪併恵難之不贍者其處宗族仁義忠厚之行多可尚如此

王公璠字文宗鄠人成化辛卯舉人檢討王九思之父也嘗爲巴邑教諭甲辰鄠大飢人相食乃使仲弟多載俸粮歸養父母餘以及宗族又移宗可來者三十人于巴里人有來巴者亦捐貲使買貿爲食比去巴

關內亦稔宗族卒無所亡

章公懋初入庠蘭族舊有秀才田父祖貽以作興後人一生則獨收租加生則均租向堂伯生員收租久先生既游泮擅而不與家長訟之令試二生以蝸蚌相持論先生蚤完以其稿送伯再另起草令已偵知之促交論伯完而先生方起草詰先生對云年幼故遲令喜謂之曰知爾無爭志田斷歸乃伯先生唯唯惟命父在觀志可覘其過人遠矣

永豐聶鳳少負豪氣鞠躬父母不敢以意忤成化甲午夏雨暴臨漂從父母棺以去父頓首號鳳速追之鳳卽浮流里所方及棺棺轉而壓復躍以抱再壓再躍始遡回扶拽以歸自是得氣疾遇寒暑痛不可忍醫診之曰是當時出死力鬱氣在肝鬲間鳳曰父命也卽雖以此終身吾何悔焉鄒東郭先生曰充抱棺之勇可以死孝矣卽兵部尚書雙江豹之父也

陳公祐保昌人宋嘉定初與弟汝賓同居纍至成化中裔孫禮恭遵其遺矩不變歷年三百世十二食指百計內外雍睦絕無間言其家習尚純篤規範整肅世以義族稱之知府江璞躬至其家深加奬勸額至和

堂美之弘治壬子知府林符以狀聞

徐勝平越人砥身正家動遵典禮百口同居者五世弘治初有司以恩例賜羊酒獎勸

趙思鋼宜都人高祖德隆自元末同居共爨傳至思鋼凡五世矣思鋼恪守先訓終始弗替弘治七年知州陳宣上其事而思鋼卒有識義之

馬西玄性廉不好居積所得俸祿悉以給昆弟親戚困無依者弟汝驥死後恤其孤育甥十餘人數來乞公公應之不爲怠卒之日鄉人會哭其室發笥視之無有也咸爲賻治棺以斂以歸

林見素居家鄉隣貧不能存者歲給以粟喪助之棺衾婚姻助之財率以爲常而期功之親尤篤父所遺悉推弟二弟無子家獨裕公不與子以姪後之人以爲難葺上世九墓捐田以供祭祀

韓府懿簡王旭撞自莊穆至懿簡五世同居言必及義雍雍肅肅皆以孝友相師嘉靖十一年上嘉其親睦遣書褒之賚以羊酒

陸公某別號胥峯平湖人故大司寇光祖之父也嘉靖辛丑進士以子

貴贈吏部右侍郎初游太學時司寇年十七耳扶與俱試俱中式而公得第四名士林豔之再上遂成進士高第授刑部主事即理漕運時督漕者御史中丞張性狠躁而公務持平動以曲章自矩積不相能中丞自見嶽言路奪職而妄意公中之吏中公以大察罷歸公怡然曰吾未獲一伸於官命也即爲德於鄉誰能難我公所爲德最先者曰族倡其諸子司寇輩市善田若干畝以贍之爲科條曰優老勸廉育才助婚助喪養疾無弗稱給矣宗故有世德祠復市善田若干畝以供春秋粢盛無廢祀矣先世諸墓祠在鄉郭者復市善田若干畝以預繕緝無告圮矣季子建天心書院合族之少儁者寘之復市善田若干畝以資膏油楮墨無墮學矣役於官者復市善田以充其募直無困繇矣

萬公士和既以尚書家居年已踰耆事叔父莊甚不命之坐不敢坐有甘旨必致之人以爲難

許大中丞宗魯公少孤受叔氏恩厚爲庶吉士聞叔氏病即告歸至則叔氏卒矣常自恨不逮事叔氏事叔母愈益謹病革時獨悲嘆曰吾不

得終事叔母矣何以報叔氏地下

吳公情字以中號澤峯無錫人嘉靖甲辰進士第二廷對第三人歷官右春坊諭德侍讀公爲錫山著姓錫于江南爲壯縣縣以時徵賦于鄉率名召其鄉之高貲著姓若仕宦者之子孫使爲之長長賦之家卒不勝病公恆自念曰夫鄉賦一歲而更役役不再三而中家以上大抵皆破是空吾鄉也吾族數千指吾能軫其飢寒而食衣之異時且復受役與閭井俱斃是空吾族也奪之不存毛將安傅吾爲德于族盍亦爲德于鄉庶兩有濟則買田縣之上福新安兩鄉凡千八百餘畝自供稅假予貧民外歲八千石以什七歸鄉之長賦者命之曰助役其什三以贍族人族之貧者嫠者婚嫁喪葬不時舉者子弟不能就塾與博士諸生升入太學及與計偕者資之各有率家之正卒力不能齎送者有貸別儲麥三百以與侍凶禮必取盈焉無乏歲事其籍以畀族之婣睦有行者俾攝行之因築室一區爲義莊額其堂爲願濟曰所以志也

王公忭內行最篤事其兄都事君及史氏姊甚恭卽兄姊少乏取之公

如外府公舉進士而族有妬公者造浮辭蔑之至非所忍聞公以御史歸而會其人坐大獄窘公力爲脫之死人有用前事間者公愀然曰毋多言三世而上何人哉公之父少司馬盾菴斥義田千畝贍族久之田漸瘠公有戎事不暇及家乃別捐米三百石以予貧者

鄭公佶字元健黃陂人嘉靖庚戌進士歷官太守未遇時族有造巫禁以誣公者公弗之較后其人坐殺人罪公爲力白其寃釋之或曰非子之讎乎公曰吾爲親非爲仇

馮公汝弼天性友愛憐伯兄貧迎養以居者三十年仲兄季兄及叔姪皆給田歲收以爲常業又計日供廩計時餽衣而族之諸子若孫窶者與之田商者與之貲學者與之館穀無居者與之室廬婚者喪者與之成禮外親昆弟皆以次周給歲歲弗替

劉公應節有伯父早世遺孤且瞽撫之如己出後分產與子等族子出亡傭田間公購而得之視如同胞

劉莊襄公家居月朔望必冠帶焚香遙祝上壽一生經營者家祠與先

聾耳餘置不問自爲儒至宦成淸約不改

劉守蒙字子功麻城人邑庠生時祖莊襄公爲大司馬顯揚矣守蒙布袍蹇驢澹如也莊襄公恩例守蒙以冢孫當蔭讓其季父漂又以軍功當蔭錦衣衛千戶世襲復讓其弟守孚督學公試在高等當補增又讓族叔沾補之人曰泰伯三讓孔子稱爲至德守蒙似之生平無疾言厲色後以病夭士林惜之

鄧待詔元錫爲先祠規制以御史公始遷南津之祖居祠中室奧西最一室居上代御史公而下祖居四夾歧菴公而下左立左昭位右立右穆位以繫族人之心而族之貴者賢者各立一主以示勸設族屬之位以祀族之無後者至高祖外氏則扶植御史公以有成者以東最一室祀焉春秋率族衆詣祠舉禮恭敬嚴肅每事必親問之禮畢尊卑長幼集於一堂間示以孝友恭儉勤恕之道凡有曲就質平焉

王少司寇泼致政歸凡祖業所遺悉推讓諸姪曰祖宗積德而發於吾幸有祿位又可與汝輩析其私耶

陳封君英自江田徙長樂當公之世去江田族已遠而家文中微乃獨惓惓顧念其先不能忘自修其二尊人暨世守宋元間故居遺器以蒸嘗家廟歲無缺儀猶能割餘產以助江田諸祀事曰均吾南陽裔也此可謂知本矣

袁舟字濟川三原人蚤能幹父之蠱爲魚鹽之業於江淮間凡父母有所欲輒能黽勉從之不敢違逆其友于二弟憲學雖一錢尺布未嘗藏私及一弟之沒也撫其孤無異己出若當四孟之月則具酒食於庭間召族中長老卑幼咸集與盡歡一日若有過咎者對衆數之諭以大義令之悛改諭而不改者笞之中庭後罔不從當是時族人已至百餘門矣凡征賦將至君預爲裁定隨產厚薄以爲上下先期輸官吏卒未嘗擾袁氏其族貧而才者與之資不取其息聽其足以自給而後償也故袁氏之族多飽食而煖衣無甚困窮者

林蔀齋治家儉而有禮待宗黨極厚族弟喜幼孤無依養於異姓取歸撫育迄于成立勸子姪讀書言不輒口與鄉人周旋款洽不事矯飾事

其師孟陽最謹孟陽後爲翰林簡討以事沒于京爲之經晝家事以反其妻子于閩

吳廣二大田人自其祖江八迨廣二凡六世子孫婦女同居竈不異薪帑不異財鷄犬不異食庭無間言驩如也應門主客歲遴擇一人婦女相從夜績男子力田蓄非稼穡桑麻不衣食人稱之爲無懷葛天之民云

余典字克敦桐城人兄弟並選賓貢嘗館賓於太守郡齋二載不齒及官家事居家友義藹然兄弟子姪近百口同爨而食外內無異言

陳宗昱瓊山人喜施諸伯仲賈而游者率倚辦資斧且任宗人凍餒廬葬室家嘗代償從子逋初不令之知家有海艘屬諸漁得夷貨竟輸之官人皆服其識也

李明榮思南人性質朴好讀書居東溪年九十餘未嘗一至城市尤敦友愛五子曾玄凡四世不分居流賊方肆亂村落俱被害獨其家以尚義免

王宗義石首人自祖槐至宗義凡五世同居合門計三百餘口長幼尊卑藹然雍睦成行有司以聞詔旌之

胡璉字宗器寧夏人有叔昶與父嘗不睦一日召公食食有異品涕泣而弗茹叔責其故對曰璉父未嘗實難入口昶始歸鐉厥兄頓釋鬩牆公髫時嘗騎驢祭墓叔昶擒下擊以鐵鐙幾斃後昶坐罪公雖諸生屢策脫解及昶死于山後慟哭送櫬以歸殺穴于祖塋妻父母老而且獨生事死葬有若厥男姊氏傳疫及姊妹且革身侍之弗去卒葬而後返竟亦無恙鄰士陳銘從征其妻死孤日夜號不能葬乃資之棺殮具陳德之不忘

王穀居家孝友敦睦尤出天然嘗倣范文正公遺意置義田若干畝以贍族人又置祭田若干畝歲時致祭祭畢因燕長幼以合族鄉人貧者賙之其於人之賢者禮待獎借不置不肖者容之以故終身無怨之者

汪文學禔家遭回祿宗祠未建先生卒族人鳩材卽舊址樹祠祀先祖以下及衆子所同出者禮義條式巨纖備具立春先期榜示齋沐臨祭

子姓勝冠以下莫不戒嚴凜如朝廷祭畢餕餘男在外女在內有功德者賞違禮者罰人或異之先生曰身心家國天下一也處家苟簡異日處國與天下可知宗族戍籍幾務繁劇先生獨力擔當各具經畫爲子孫世守計卽淡薄立規以訓後人嘗曰從聖賢道則子孫貧富皆可爲否則富或可守貧則墜家聲矣於私寢立四親祠歲時祭祀朔望謁告一如事生者奉母孀居三十餘年孝敬兼至嘗揭古人事親規於壁俗之難行者亦必竭力每進見有禮每朝夕雖貧不缺肉食每外出經宿返拜家廟畢卽再拜母戒外內子姪八歲以下及僮僕無得窺中門御妻甚嚴小不然則厲聲諭之或經歲不入私室者伯父病率從兄弟臥牀下不解衣帶旣卒朞功長幼守禮教寢不離喪次

陸公果生平輕財好施自昆弟故人內外宗黨無不受其賜者常以生日集諸長年爲會分粟帛問遺其家尙書兄弟旣貴又各出秩金佐先生施予若以聘幣惟所命毋敢后於是復大宗景賢祠買田八百以贍族之婚喪老疾貧而學者謂之族田修小宗世德祠買田五十以供禴

祀謂之謂之祭田置塾講業族里之子弟羣焉買田二百以給餼廩謂之學田謂宗屬日繁更繇不任也買田三百以代過更謂之役田而先世諸祠在他郡邑及外王父母婦翁沈先生墓皆隨所在修築置田以守而先生所分予諸子名田總之不覆是也

王榮字孟華蒲州人其宗人先後亡者不下一二十輩多無棺槀葬於野榮一日曰於王氏榮獨可聊生而宗人不禮於死榮之責也于是買地于蛾眉原之故市建新兆焉召匠人治材庀與一棺序尊卑順昭穆率其孫子遷葬焉其無後者自至遷或曰在景泰天順間云王氏素有臨清成者還蒲宗人皆莫能食且資也公獨食而資之數還則數食數資不以煩宗人宗人若有逋繇匱稅則又數繇數稅不以煩宗人他日成者反宗人皆不安辭而公又強附之

沙龍字戴旗通州人閉戶讀書未嘗識城市與其弟龖皓首七十餘歷子若孫三世不析爨卽寸帛斗粟共之寄布百餘疋于舟舟人夜被盜次日詣龍請以子女償却不受以操舟償亦却之人以是高其義

廖得金南平縣人世業農自曾祖迄得金五世皆同居共爨每晨起婦女聚一堂治女工雍睦無間言男子則出治農業君子謂得金一門未有讀書爲儒者乃有古禮義風如此

鄉黨

前言

方孝孺曰數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貲產殊絕於衆者雖廢興迭出而未嘗無每鄉推其尤者爲之表使爲二廩三學廩之法農歲夏秋自百畝之家以上皆入稻麥于廩稱其家爲多寡寡不下十斗多不過十斛使鄉之表籍其數而衆閱守之度其九歲可得千斛以備凶荒札瘥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其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產多者皆庚加息十一不能庚則否廩之左立祠以祠入粟多而及人博者祠之左右廊揭二板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版以朱書以靑右曰愧頑版不飾書以白書吝而私者爲表而不均者漁其利而不恤民歲再集衆謁祠而讀之以爲戒學之法各立師一人以有德而服人者爲

之立司教二人司過二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冠相率謁學暇則游於學問乎師有違過者於師乎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其教法族學之儀也

薛瑄曰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及至微賤者亦當以誠心愛之不可侮慢也

羅欽順曰鄉人敘坐以齒雖貴爲卿大夫者其居鄉亦宜謙厚曰鄉黨莫如齒不然人必非之攷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于族此貴貴之義也余嘗謂鄉之薦紳同輩而序齒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齒尊之不幾於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斯言得之矣

陸深曰宋楊彥瞻守三衢以書答狀元留夢炎略云嘗聞前輩之言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族者鼓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牆旣而閨門賀焉姻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讎者亦茹恥含愧而賀且謝焉獨隣居一室扃鐍遠引若避寇焉余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

錦衣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鄉里也今也或藉一名得一官卽起朝富慕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窮而用心愈繆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感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爲予感其言錄之以自警異日歸田當榜諸廳事以警子孫

霍韜與鄉里書曰人命事情須會鄉老從公主張以警後人不然他日鄉閭良善受無窮之禍此事凡有身家俱要擔當乃可否則小人得志君子難於自立一李家不足惜須爲本鄉有衣飯人久遠計將此帖說知各鄉里務要秉執公道勿虧天理亦他日保身家之謀也

顏璘卿正篇諺曰近硃恆赤近墨恆黑信斯言也質赤從化遷哉夫鄉黨之間言語異音衣服異製則可以居然則耳目之所由習性情之所由安邪正繫之矣孟子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州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鄉黨之化人深矣哉孟子幼習遷于埋鬻曾子之行不踐勝母俗尚之汚人賢者猶且惡之况

吾徒乎

王錫爵曰國家二百年太平儒効考于今可睹已大抵宦業鄉行自近歲始分綰結登朝之吏強力辦敏當于世之取舍却車可載而有也嘗思陰閱書生求修處于耿介過里門而下車臨徑路而讓左者誰乎朝廷雖衆建官師長吏補察情違銖黍無所貸假而文墨殿最之外尚能採評于月旦校課于鄉曲否嗟乎此士節日靡而究亦鮮效實之吏有以也

□□□曰一富人競直涉世多致怨先生與之語吾知汝心無他但以富人處今之時須屈抑三分乃爲平理如取諸人者以百計當以得九十爲平與諸人者以百計當以舍一百一十爲平如此則人皆親附得其九以入吾用之之資棄其一以定吾得之之地有其地而得順聯其情而入安况既以貨財雄長一鄉亦當以貨財覆庇一鄉此則其交以道又其接不可以不禮假之顏色溫和語言體其艱苦這是不費之惠尤其可爲也其人悅而不繹果數以事累

劉誠意言處州青田縣山多田少百姓山上累石作田耕種農事甚艱
太祖曰劉基有功於我國家本縣田畝止是一等起科五合使百姓知
劉基之心

唐豫字用之順德人世稱爲樂淡先生洪武初嘗爲增城教諭時有平步六逸謂東皐周祖生南軒周祖念節庵劉子羽芸庵何淮素庵劉子高及豫也時湛茶寇起父被執不屈之皆德行尊嚴衣冠儼肅爲世所欽嘗相與定鄉約鄉人信守行之其所爲約曰嘗讀藍田呂氏鄉約千載而下藹然仁厚之風尚使人興起余等幸爲太平之民可無一言以爲鄉閭規範乎因立爲約與鄉人守之庶存古人風致之萬一也其一曰供納稅粮民之職也收成後即便輸納庶使役人無違限之愆而鄉里有守法之譽諺不云乎若要寬先了官其二曰補解軍役必審其少壯當行之人不得受私瞞官恐招罪咎戒之戒之其三曰冠禮當依文公所制行之庶見習俗之美其謝賓束帛不必如古人之數斂燕之物

不必過於華盛財有餘者自當如儀其四曰婚禮舊俗先一夕燕其子子必據尊席而坐以爲漸老之宴殊非禮也今後止許設筵聚親子不當據尊席而坐爲父當依醮禮命之庶不違古人之意其五曰禮曰父在子雖老猶立今後爲子者不許坐違者叱以辱之其六曰父母之喪不得飲宴遠方親朋來弔亦待以蔬素朔望止設饌一桌奠畢親朋止茶湯而退其七曰四時祭祀稱家有無須及時爲之忌日之祭當以喪禮處之讀祝後孝子哭盡哀是日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傳所謂君子有終身之喪是也其請親賓散胙必待祭畢而後令人相邀庶不分祭祀之誠意親賓一請必至無待再三也其八曰禮尚往來古之道也而冠婚喪葬又事之大者隣里親朋互相輔助不可有失如此則鄉里和氣自藹然矣其九曰子弟當以讀書學問爲務孝於父母悌於兄長和於宗族鄉黨其衣冠必須嚴雅不得過於華麗若有賭博敗家花酒無度者爲父兄當禁之勿使其至於大惡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念之念之其十曰居處相接當以十家爲甲其出入務相周知或有出入不明衆

必體察之儻為不善即呈於官庶免其累已上所言余等當先力行之不可徒責人而忘自責也苟不如此謂余等為徒言矣蓋同鄉閭所易曉者而裁制之使簡易可循也

王英字俊伯崑山人以貢入太學拜監察御史上察其可用命署都御史事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殿柱立朝謹畏有建白輒削其藁歷遷陝西按察使居鄉尤率易縣令盛席請不赴竟赴鄰翁田飲鄰翁之具難于令也

尚書楊公翥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鄰家構舍侵其甬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些些也不妨之句又以鄰翁生兒恐乘驢驚之因徒行類此者紀載甚多又聞其先墓前碑為數田兒戲推仆墓人奔告公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之兒毋驚之

天順成化間汴中士風醇厚鄉大夫致政里居者情好甚篤絕無疾忌而人品亦由是可見鄭中丞寧謝邊事而歸與同時諸老為嘉樂會每

會則薄醪常果簡儉易辦交談情話眞如兄弟焉當是時官吾邦者如巡撫江浦張公瑄布政眉州吳公節咸雅重諸老稱吾汴爲君子鄉且垂念貧乏之時有餽遺以爲飲讌之需公同會者十一人曰都御史婁公良左布政使張公斌丘公陵參政楊公鐸副使劉公安參議賈公恪王公豫僉事呂公益和公維運使張公遂皆年七八十歲而劉則九十餘幅巾藜杖禮度雍雍眞有古者敦龎渾朴之風嗟乎今不可復見矣里俗日媮緬懷前輩爲之憮然

鍾曉字景暘順德人弘治壬子舉人由訓導遷學正擢南御史以思恩知府致仕生平謙和與物無競嘗治室樹楹矣鄰人以爲礙己遂裁之

張莊簡公悅與莊懿公一時皆以尚書致仕同居東南城河外中隔數十武兩公歲時入城視鼇則偕出而往來待詔家拜節待詔者櫛工之稱也待詔與兩公世鄰居待詔即賤兩公必肅章服拜之待詔則戴老人頭巾接兩尚書具茶送而出風俗之厚如此

史良佐南京人爲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爲起

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誤却謂文毅公岳也曰尚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遣之不問

屠公鏞歸營第宅規畫已定前有老嫗敗屋二楹適當門樓之基屢使人從容譬說而欲券之其嫗堅不聽命既得吉矣公於丙夜從一小奚往扣其門嫗曰扣門者爲誰小奚告之嫗曰此無過欲券吾屋耳此吾死所也券則須徙吾恂恂老寡將安歸乎公曰汝第起吾與汝商之汝意不過憚徙耳今券而不汝徙也但去敗屋而更之新聽汝居也不限以年令汝子以其貲賣販稍爲生殖俟別有家也而方議去不亦可乎嫗曰即如是幸甚但須明載券中耳公乃袖出柴薪二錠凡重二十四兩浮其直付之嫗乃以其子販粥日有生息久之告公辭去公遽止之曰此可相安不汝厭也嫗曰賴公之賜天亦助之今已立業娶婦矣擇

日當徙復何待乎公曰嫗幸得所其如去舊鄰何款以飯食爲之惆悵而遣之

錢薇字懋垣號海石海鹽人嘉靖壬辰進士初授行人歷官禮科給事中嘉靖癸丑倭寇起計禍必先及海鹽以書請於巡撫思質王公集兵爲備參將盧指揮李領兵將發親爲具餱糧餽之以激士卒及敗績募人收李指揮以下將領諸尸買棺埋之并收陣亡尸千三百掩之

馬公森素恭謹至老益恂恂不衰每出入無他僕從所乘竹兜子戒勿去幨帷曰如何令我倨見鄉長老耶

嚴文靖訥既罷歸第東有隙地爲樓以居塾賓既成而落縱酒大宴客極驩公四顧而憫然若有不豫色者客徵之乃曰吾不察乃上棟直東隣是隣代我而受禍也亟更之使東向而南北其棟

萬公士和以病卒於家時直指鄧公鍊適按部其地晨坐堂上見從史相向泣已視厮隷無不涕淚承睫者怪問之曰萬公逝矣今而後無萬公矣直指亦爲感傷

鄧徵君元錫年十七傷富家等刻農民慕古社倉法乃立社倉不問豐歉歲有常數薄收其息以資耗而鄉民之耄者若婦之節者寡者咸聽其貸不取息其人死並以所貸即爲葬資每歲臘春耕即發社以爲常無問寒暑必親履其所給之

王莊毅紘李襄敏秉俱以尚書懸車在里王公抗志寡交非其人不與李公出入閭巷每與市人對弈終日無忤王規李曰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戲狎何自輕之甚李曰所謂大臣豈能常爲之朝野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意見不同如此

王端毅公家居時見子姪易左右鄰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是與我世比居者何忍俾之遠去力召之各還居給以原券不問價

、婚姻

前言

王公達善曰貴族大姓有爲富不仁者福已泯而禍必至吾苟與之締姻詎不爲其所及也

霍公韜曰與瑕親事與于盤之門求者有五善焉世俗結親只論家資奩粧寸較銖量風俗薄惡今挽而歸厚則貧女不見棄於薄俗一也于盤素負英氣有女必不肯輕與凡子與瑕乃其配也士有負氣而貧者子女亦不落寞而世之營營貴富者不足重輕有裨名教二也凡娶婦得厚貲多挾貲而驕家多不知今得貧女復善教之或能守家法三也我家不爲薄決不賴婦之貲以助益也又求富室取厚貲適以長不仁之禍而已今娶貧女少救爲富不仁之過四也瑕輩生居富貴之地所志又將讀書上進又將娶婦取貲求富是求福亦盈也天道惡盈五也此五事召瑕語之且曰娶貧女必賢者乃能汝能否渠曰何不可惟命云予亦謂此事瑕可能決必求親于盤之女亦勿看年命白山云志定即命也小南回即遣人求年命略看過聘矣勿疑也

陳白沙與李德孚書曰某聞古之廉士資送其子有鬻一犬而足者今犬之值幾何貧者雖有百犬不以資送鬻也不鬻則耻之矣耻非其所耻何所不至甚矣俗之能移人也別紙稱清門羅某何敢不從脫尚未

免芥帶人言則莫若崇儉以導之今盡去俗儀畀時資送之來白沙必勿留一塵以累吾自然幸甚幸甚凡此一聘之費大率不過十金但如來教則太近俗而惡無文故以釵與幣易之而侑以羊酒不審以爲何如

王公廷陳曰竊聞人各有偶物從其類故婚姻人道之始伉儷家政之基豈可使良賤一揆涇渭同源哉此鄭忽之拒齊不疑之辭霍良有以也故秦晉國匹欒郤族均王謝閥等潘楊世睦本其門素旣爾齊同稽厥風猷復無虧替又其子弟雅醇弓裘克禪則施衿命往結縭言歸百兩是將箕箒獲所於是甥舅騰冰玉之譽龜筮告鳳占之言風人詠其好仇宗黨贊而具美斯天作之純休人倫之畢巹矣其或今跡雖微先世則大胤支云劣祖德在稱則相攸有屬曰嬪來輝篤言歸女竟屬振微仁不遐遺民歸其厚猶長者之用心矯偷之高舉也又或席門之眷甕牖之賓前徽無聞舊彥缺錄而豹姿突變駢角旋生無待能與涔塗拔起則知昌顯托冀庇望諧譬之食果略株棄年收豖徼新福於將來

違衆情而締納此婚姻之變例明賢之逆睹也至若椎埋宄類閭閻狡童不齒齊民世濟惡德以逮馬醫夏畦之子給喪傭保之兒亡命負辜之徒導騶先驅之厮籧篨戚施之狀俯仰無能侏儒介耿之稱孝慈莫改擬倫於犬豕比德于伶優一旦以乾沒而致多金資營苟以騰高貲心志驟侈不足非財自醜卑流仰攀華冑推潤屋之餘脂希膏燭之末照於是醲肥啖其門客貨賄誘其私親遊說之言日至密邇之譽不衰遂至寡廉鮮恥明目腆顏唯利是求族類罔計象齒競謀鳳毛安惜是故育女猶之居貨行媒同於貿絲忍使化源醸為買道於是犀璧金珠爛充簪珥冰紈霧縠高貯篚筐雖在九列族右一方多識鬩視之人喜譏善誚之士莫不一見解頤弱息請往遂使纓冕芝產入於駔儈之門河鯉齊姜比於鳴盜之類生為合巹之人若牛驥共皁而食死為同穴之鬼則薰蕕並器而藏高門遂爾降衡芳草由之化蕭矣士人贊行孰此為大哉僕常懷此而未有陳也近見郡中婚媾多託媒於足下者故敢布此幸子稱品審流別部分類苟非異等務遵常途毋使禮門頓開

利實也

袁氏世範曰夫婦人倫之始聖王所重惟尚財而不論行取勢而不論年因之敗德蠹家離間骨肉者多矣人能思良婦爲起家之本務在配德勿援權門必求貞淑勿貪貨利苟得貧家勤愼之女彼必安貧守分孝親和家尤爲生福之源也

往行

于公謙居少保時有錦衣百戶朱驥者家貧未娶落魄不爲人所知嘗給事少保門下晨偃而候掃少保出見奇其貌謂之曰家有弱息以奉箕箒可乎驥巽謝不敢夫人恚曰老悖生女不嫁官人乃得窮輩耶少保笑謂非兒女所知卒以歸後用少保勞至指揮僉事少保死坐累戍邊還累遷都指揮使治錦衣者二十餘年

李裕字世贍號靜菴臨潼人成化己丑進士歷官山東參政公于子不甚敎獨嚴擇女配人問之公曰人各有性心各有志非敎所能強也強之不從則害天性矣女配不良終身怨焉

李紀字朝振潞州人成化乙酉山西鄉舉歷福建鹽運使初授故城令故城縣俗昏議財多財爲禮少財爲耻貧家男女無一匹也公至盡召諸里耆曰夫昏也爾賣爾女耶俾爾女有家耶卽賣女有大賈無用議二姓禮若俾女有家而俾多出財貧室女何以能家也卽人家終窘無財爾能俾爾女終無家也耶自今昏有議財者有法法弗有貸于是縣中貧而匹者千人

南逢吉字元眞號茭泉渭南人副使有石疊李中丞公窗友也嘗約婚不果及李卒公喟然曰夙有言余可幽明負耶遂許之

景暘字伯時儀眞人正德戊辰進士及第在經筵必先夕齋沐曰近天顏咫尺不敢不敬也暘至性孝友家庭藹然姊氏早寡迎與母俱視其子女無異己子友人張貢約爲婚姻未幾貢死暘曰禮聘雖未行已心許之矣竟召其子妻之暘又有女以聲廢其友潘準聞之曰不可使伯時女不字願字吾子人兩義之

南昌李某業木段某業針劉某業星命嘉靖間俱以歲旱遷湖省金沙

洲家焉比閭鄉戚情好甚篤亡何李有姪喬來相依授徒喬工制舉業從者日衆脩脯漸饒劉視其星命當大貴時段有女少喬五六歲劉因執伐以聘喬明年庚子喬歸應試欲娶女皆歸而段之婦忽中變謂婦貴未有期喬固窶人罷口誦即飢矣奈何捨愛女適他省然不可背盟遂爲計誑喬謂女當爲發舟而已當將送半道始返實則僞女喬與劉皆罔識焉喬歸即以儒士鄉會聯捷副刑部郎久之擢守成都便道還鄉過湖省餽貽段父母甚厚而爲禮甚恭段女適蕭子作天平者敗蕩日貧而羡僞者擁高華鬱鬱病卒

吴公尙儉字元禮號德園長洲人故大冢宰文端公一鵬之孫參議彬峯公子孝之子今憲副安國之父老於貢士不仕亦不以子貴拜封篤於交誼友人胡生大順病革先生握手與談許婚其子時先生方鼎盛而生貧士人以爲難生既死其家窶不能聘聶嚅不敢言先生曰吾業有成言矣死而背之不祥即裝送女爲胡氏婦召其子館諸室而教之仍經紀其家世之以存亡易心渝信棄義反眼若不相識者視先生亦

可愧矣

趙少宰用賢旣以薦起累遷至吏部左侍郎甫履任會監生吳鎮以絕婚事訐奏而戶部鄭某楊某御史陳某和之公因三疏懇歸初妻人吳之彥當江陵之不奔喪臺諫交章奏留吳爲御史疏應曙吳具而以疾辭人頗以是稱之故公因友人之要遂約爲姻婭而以女嫁其子鎮其人未幾深結江陵居恆悔與公婚數言之所親凡事數避遠公公嘗過吳吳坐鎮于其弟下曰婢子也不當與嫡齒及其按閩公訊行日欲祖于道既示期公操舟候之吳佯託故積旬不至公知人言信乃返而求先年聘幣爲書言不欲以罪錮餘身相累願告絕吳受書與幣快甚事在萬曆九年辛巳及是甲午越十三年矣人言鎮不爭于未嫁之先突爭于抱子之後實乘公之閒而肆其毒然公遂不能安其位矣

潘大參鎰致政歸族子有私歸女弟於惡少年者公止之不得但書其册曰吾視春秋狄奪衛女衛告魯曹狄屈而歸衛女衛受賂賂女于狄且曰不可者魯曹也狄怨魯曹古今人豈不同耶聞者凜然狄衛魯曹

皆同姓其不惡而嚴類如此使得意大行豈可量哉

山陽孫泰年幼時有母姨知其不凡托有二女曰其長者損一目汝可嫁之而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而以女弟擇配適人或怪之泰曰姊有廢目非泰可乎適他日夢一神人謂泰曰汝德行無玷帝命增汝壽而昌汝後矣後泰九十七而終損目之子展及第歷世顯官

親故

前言

葉公盛曰舅氏野水周先生者念其先外祖無後乃歲時致祭甚盛德也公有友進士鄭時乂者亦以其家善產醫世承薛姓之業而薛氏無後卽以其幼子立爲薛後使薛世世享祀有人予固知其事之近厚而在外家諸兄前則未敢啓齒耳偶得朱晦翁答汪尚書書有宋時追禮外氏事適有會於予心因錄之夫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此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理旣未妥而勢不能及其子孫則爲慮亦未遠曷若訪其族親爲之置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爲安便而久長哉但貧賤

之士其力或不足以爲此或雖爲之而彼爲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爲若爲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祿之則彼爲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乏其祀矣此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時欲親奉嘗之以致吾不忘母家之意而其慮遂不及此耳若果如此則使爲後者主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亦何爲而不可伏惟高明試一思之如有可采願早爲之使異時史册書之可以爲後世法而宋公之事不得專美於前則區區之深願也愚見如此不審台意以謂何如

崔公銑曰故舊貴達而吾貧賤故舊在上而吾爲下吏願待之厚聽彼之施耳若責望重而不酬必交怨故惟盡己之分而已

何孟春曰燕昭王封樂毅爲昌國君惠王不快於毅毅奔趙趙文王欲與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昔事昭王猶今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劉備嘗舉袁渙爲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再三強之不許布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

不爲則死渙曰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此與未乾荐剡之墨已掺入室之戈者厚薄爲何如也

又曰源懷蘇章今日與故人飲酒而明日按劾其罪不少假貸飲酒其足爲厚乎劾罪無貸其足爲公乎自君子觀之二人者險刻甚矣前後兩意欲再取名耳君子於舊故義當周旋事在我安得不爲之地處已待人誠公而厚毋與飲酒可也

往行

李潤甫海門人洪武間江潮大作潤甫念妻弟陳孚年幼倉卒捨其妻獨抱孚走范公堤上曰此子亡則陳氏無後矣頃之妻亦附屋潮而至皆得活後孚第進士爲郎官敎潤甫子如己子而潤甫一子五孫皆登仕籍兩爲御史人以爲善行所致

宋瑛字廷珪號拙菴奉化人永樂乙未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右侍郎爲諸生時勇於行義時疫大作姑家尤甚人皆遠避無至門者公曰若此

噍類絕矣患難不恤何以親爲遂宿其家躬治湯藥以全活之卒者出地葬之鄉閭爲之感化

楊文貞公以元宰歸省過湖中邂逅一張參政者風駛舟上下不及相過各舉手一笑竟別抵維揚守令先日嘗遣候無耗翌日舟至守令竟不相聞公卽過訪友人相與聯寢語達旦自常廩外無別供惟鄉人得以隻雞束薪相往來而已

談侍郎倫上海人景泰丁丑進士觀政吏部時鹽山王忠肅爲冢宰風岸孤峭意輕南士見公瞿然曰南方有此人耶因授驗封主事甫一年擢員外又擢郎中公性開朗忠肅愛之輒以公隨上問之忠肅以公名對曰臣老矣於聖諭有遺忘此郎代臣志之耳且其人可信也上因欲大用之忠肅謂公年少資淺他日用之未晚久之累官工部侍郎忠肅之病也公日侍湯藥于左右及其卒也公祀之別室夫忠肅薦公于上而不欲其早用公不早用而不憾于忠肅且其身沒祀之不忘無論逢蒙之弓卽翟公之客能無愧死乎

謝封君某字某餘姚人故大學士遷之祖也以椽吏歷官布政司都事篤故舊布政使黃澤在浙公嘗以諫忤之公後被罪黃力爲排解旣而官其鄉尤厚待之

顧福字天錫吳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河南參政公尙意氣故人藩郎中琚客死殯瘞之其子鼎方十歲攜以自隨比長以女贅之又置田廬於蘇居其寡孤後鼎舉鄉貢卒于京又遣人瘞之趙知府禎沒又以次女妻其子鎬

鄧襄武家蓄媵妾百餘晚年皆資遣等家得賞賜多惠鄉閭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及公幸歸田里見故交遺民驩如也

劉公采旣顯貴於平時知交及相連姻婭雖微賤遇之如等夷雖不肖撫之如才賢恆言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耳公無夙疾後有中表喪躬往殯之其家不能除舍而野宿以此中寒病歸歸而有鄉同年范姓者來訪其人衰老且貧公心憐之又力疾與傾倒數宿疾以是增劇而終距生弘治庚申五月十九日蓋春秋七十有四耳

凌昆字文紹太倉州人故尚書凌公雲翼父也以布衣稱詩時太宰陸公完薇知翁賢使子姪從之遊又延翁家塾誨諸孫翁抗顏嚴規條諸孫無不挾貲次第授指太宰幸重用事使使語翁吾能官若若何欲翁遜謝曰不妄生善病是不任學焉能任官陸公愈益賢翁顧謂子姪曰汝曹日躭躭冠蓋當不愧凌氏子耶久之太宰坐藩敗下獄諸門下客相引鳥獸匿散翁獨變名姓爲傳致家屬居間萬方救解屬事定乃歸

劉公應節有外家兄弟不善殖食貧公爲捐金治生金盡乃復捐地予之公大母李沒且百年其族屬流移無所歸公購求三十年得之渠丘者三人自爲貸百金治生業

陸封君胥峯故尚書光祖之父也其母王淑人之外家葬地遠公爲之飭周垣封植樹使奚奴護之婦父沈翁賢者也沒而其諸子窶甚爲經紀其家事俾不顛踣又爲置墓田丙舍刻其遺文以傳

馮公汝弼尤篤於故舊少與杭士李士龍善李早世公撫其遺孤希白如子同年王翰林梅故人王樞卒四十年矣歲贍其家以衣廩姚氏子

喪父姻家不與婚流落爲丐易新服供禮躬送之業師丁邑傳沒無後三喪不葬公親爲營域志墓其餘親舊由公得就窆家舉喪葬若干人

郭公宗皐戍關中時族人有貧者父母死二十年不能葬及公歸先爲葬其父母後置田宅妻室使有家焉友人唐君爲廣東教職卒於官不能歸葬公馳書所部求其櫬及子孫以歸

顧從禮字某上海人嘗爲制敕房中書舍人夏文愍公所薦也文愍以分宜相論辟客鳥獸散亡敢名夏公者而公雪涕爲經紀其喪分宜聞而不善也公行意自若久之夏公以恩詔復其官還所沒貲產從禮有力焉

林東城公春泰州人壬辰舉會試第一父爲漕卒苦貧公讀書居常以竹筒注膏繫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膏于筒然火讀書父以漕出公又獨與母妻職屨讀書卒夜不睡當日中不能炊貰米於隣不得君行歌自若公嘗以餘子給事千戶王某所某奇公令與其子王烈同學公自是始得肆力於學後父數見君讀書且喜且嗤之曰兒讀書固善然書可

餼乎因取其書欲焚之君婉詞蹐謝乃解後君貴常思王氏厚報之旨王烈以下禮節稱謂歲時起居一不改於故

俞公寅山今僉憲俞公汝爲之父也松江人敦大義其鄉有先達周方伯可行者公曾大父山月公之善友也公爲祠祀山月公并祀方伯及衛文節於其中曰此家大父之所畏也子孫其忍忘之乎

江陵相既敗于公穀峯貽書與丘公稱欲丘公稍加存恤其說甚詳書中有曰生行叨塵館局嘗遇江陵知遇已而偶有憤激得過知己竊甚愧畏自屏于田野之間僅而獲免然當其過之時亦曾與相知有言以爲今日阿附相公之人他時必至負義今日觸忤相公之人他時必不忘德乃今坐視其敗而不能吐一言半詞以酬心許又甚以爲恨

查道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其女襄事道傾囊中錢悉與之復與嫁其女又嘗有僚友卒女爲人婢道贖之以嫁士族

杜環侍父宦遊好學飭謹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執主事允恭死於九江

家破母張氏年六十餘無所歸有憐其老告之曰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元無存者因訪杜一元家所在道人對以一元死已久矣惟子環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常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子平生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又不知伯章存亡紿謂之曰天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苦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天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饑荒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帛令妻爲之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爲勿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烹藥進匕箸以疾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

詔祠會稽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語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復二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顧杜君生子孫咸若杜君言終氣絕環爲具棺槨殮殯之買地南鐘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晉王府錄事

徐禘蘭谿人歲時必展親墓率弟姪或兒赴學舍過母妻家門必戒以進揖於兄弟無一言之間盡數十年如一日也